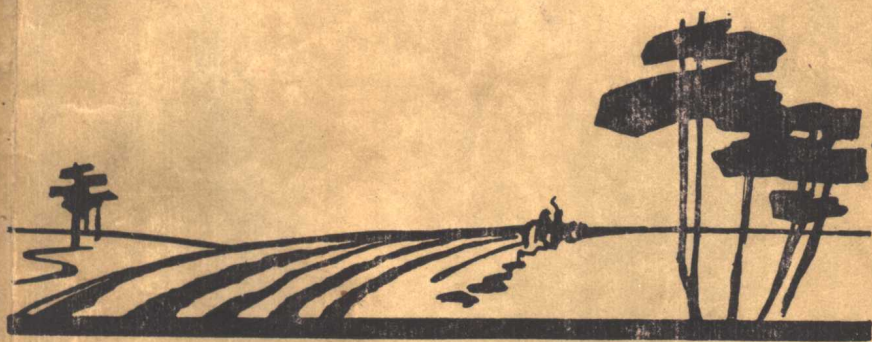


納 賽 特 金 著

李 霖 齊 義 禮 譯



大家庭

聯雲軒金書

圖書集成



大家庭

大家庭

〔苏〕納賽特金 著

李 霖 齐义礼 译



Ф. Наседкин
Большая семья

本書根据 Гослитиздат 1954 年版本譯出

大 家 庭

原著者 [苏] 納 賽 特 金
翻譯者 李 霖 齐 义 胤

*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康平路 155 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 094 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

*

开本：850×1156 耗 1/32 印张：17 3/16 插頁：3 字数：379,000

1959 年 8 月第 1 版

195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2,000 册

統一書号：10078·0936

定价：(八) 1.70 元

內 容 提 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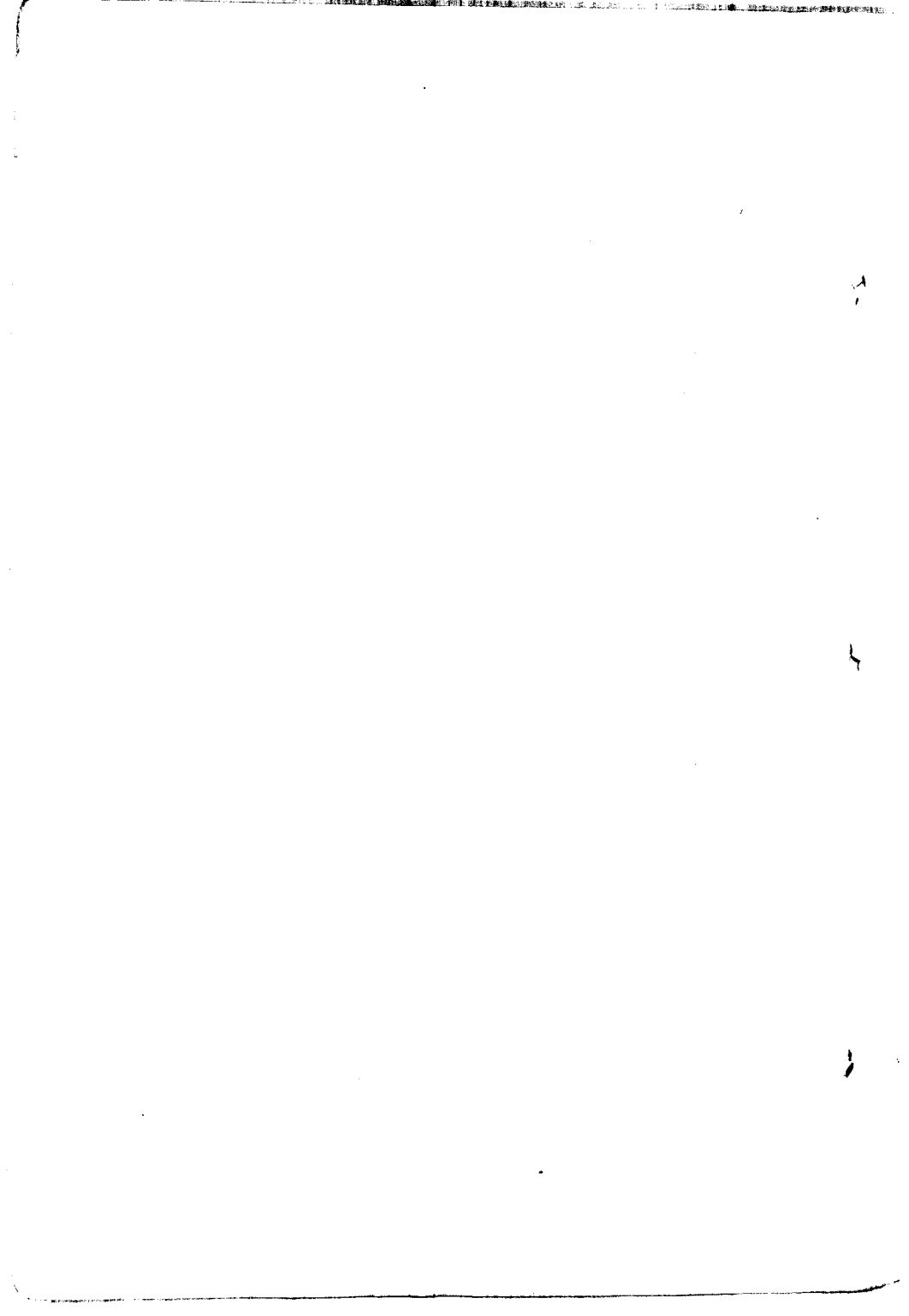
本書內容系描寫：蘇聯一集體農莊的莊員們在衛國戰爭結束後，如何在黨的領導下，以忘我的勞動把被德寇在佔領期間摧毀殆盡的集體農莊重新建立起來的故事。

作者通過具體形象——從游擊隊返回故鄉的戰士們：農莊新主席、原游擊隊長黨員白拉寧，農莊副主席、原游擊隊員老莊員涅達柴特等，給我們描繪出了蘇聯人的偉大的愛國主義精神、高度的集體主義覺悟和忘我的勞動熱情。在困難面前，在艰巨的工作面前，整個農莊象個大家庭似的和睦和諧地勞動着、戰鬥着。勝利是屬於他們的。

FM 55/32-16



作者像



第一部





阿尔赛·白拉宁走出森林，在一块矮橡树丛环绕的草坪上停了下来。太阳用温和的阳光迎接他，从草原上刮来的迅疾的清风吹乱了他那淡黄色的头发。

白拉宁深深地吸了口散发着黑土味的芬芳空气，向四周环望了一下。田野上，普照着一片中午的明媚而温暖的阳光。在眼睛能够看到的远方，有一条不深的、弯曲的山谷一直通向草原。去年的赭色野草盖满了山谷的斜坡，从斜坡上又分出一些不太陡的小山峡。一条浑浊的河，沿着谷底曲曲折折地流过。在两岸逼迫下，它忽而转向一边，忽而又一直奔流，快乐地闪烁着起伏的波浪。

春天威严地掌握了万物的生机。深壑中尚未融化的积雪还在发白，而河边的柳丛已经生满了富有弹性的幼芽。在草原上空，饿了一冬的消瘦的白嘴鸦在前前后后飞翔，它们用不耐烦的大叫声惊醒了春天的不稳定的宁静。山谷后面，广阔的冬麦田

变成了一片暗绿，在麦田上升起了轻轻的白色烟雾；看来，这好象是被春天唤醒了的大地在用强大的胸膛轻松地呼吸。

阿尔赛·白拉宁长久地站在草坪上，用疲倦的眼睛长久地望着前面。这就是家乡，这里的一切，他从小时候起就熟悉、接近、亲昵了。

在近旁的森林里响起了低沉的敲击声。阿尔赛·白拉宁一惊，他把脸朝向山谷。在旁边的小丘上他看到了一个人。那人用手掌托着脸，一动不动地坐着，好象充满了焦思苦虑。白拉宁对那弯曲的身形注视了一会。

“是涅达柴特，”他猜出了老头子，低声说。“是伊凡·伊凡尼奇……”

他沿着山路急忙地走去，手里挥舞着有耳帽。

“噢——噢——噢！”他突然用肺的全部力量大喊起来，在山谷那面的什么地方响起了又高又响的回声：

“……噢——噢——噢！”

涅达柴特高兴地跳了起来，用小步迎着白拉宁走去。这个老人身材不高，很瘦，生着灰白头发（从褪色的军帽下露了出来）和稀疏的、象一小绺亚麻似的乱须。还在老远处，他那满面皱纹的脸就笑容可掬了。

“伊凡·伊凡尼奇，您好！……”白拉宁喊。“瞧！……没过一星期，我们就又到一块了！……”

他们互相紧紧地握着手，一面坐了下来。

“你好，阿尔赛！”涅达柴特用沙哑的象感冒似的声音说，由于走得太快而气喘吁吁了。“你怎么耽搁住了？发生了什么事吗？”

“就是在基地耽搁住了，”白拉宁回答，“又要移交物资，又要

写册表！……这样时间就过去了……”

他們朝着河走去。

“弟兄們全回来了嗎？”白拉宁問。

“全回来了。”

小路把他們引向蘆葦丛生的寂靜河灣。密密的柳樹丛，从兩岸上把河灣掩盖。在这里，有一只双桨小船，尖尖的头部埋在砂中，在等待着他們。

“看哪！”白拉宁大喊，“游击队的河灣！……”

“是呵，是我們的河灣，”涅达柴特說，“我們就是从这里出去的……”

白拉宁走近水边，停了下来。脑子里浮现出了很久前的一个夜晚——在繁星密布的黑暗天空上，挂着一輪愉快的明月。蘆葦沙沙低响。在月光照耀下的小船，悄无声息地一个个开进河口。那时，就在这些樹丛中，可以听到人們在低声談話，手掌中紧捏着的劣等烟的蒼白色火光惊人地亮一下，立刻就熄灭了。快到黎明时支队集合起来，开进了森林。

“是从这儿走出去，伊凡·伊凡尼奇，”白拉宁沉思地說，“也是回到这儿来……”

涅达柴特眯縫着眼睛，向陸續出現的不高的白山那里望着。

“但是摆在我們面前的生活可不容易啦，”他說，“阿尔賽，集体农庄員們在等待你。事情是很多的……”

白拉宁搖晃了一下头，就象要从身上甩掉那回忆的重担一样。

“喂，走吧，伊凡·伊凡尼奇。”

他敏捷地跳进小船，脫下大衣，将它整齐地放在座位上，把桨抓在手里。

涅达柴特把小船推离河岸，跳进船里。船桨的打水声扰乱了河灣的安宁。蘆葦中唼地响了一声——一群野鴨飞向天空。

“唉，要是支枪該多好！”白拉宁用眼睛望着雌鴨和雄鴨說，“只要一枪就能打下两只来！……”

他調轉小船，使它朝向着勉强能看得出的葦丛間的空隙处，从蘆葦中划到河中心。小船被桨輕輕推动着，順流漂去。

“喂，伊凡·伊凡尼奇，告訴我，咱們村里怎么样？”白拉宁望了望老头子的阴郁的臉間，“你有点不大高兴啊！……”

涅达柴特沒有立刻回答，从衣袋里掏出一个自制的烟盒，从盒中取出一撮鼻烟，为了不撒掉，他小心地送到鼻子上。他长久地聞着，呼呼地往鼻子里抽着气，好象在这一片刻間再沒有其他东西使他感兴趣了。不过，他的目光是呆滯不动的。

“你怎么不作声呢，伊凡·伊凡尼奇？”白拉宁急不可耐地說，“說吧，反正我自己会全看到的！……”

小船輕輕地向着下流滑去，在船后面留下一道水花。它輕快地冲向滾滾的波浪，尖尖的船头劈开水面，把在阳光里灿烂閃爍的浪花压在船下。

“我們的村子沒有了，阿尔賽，”涅达柴特說，“所有的房屋都叫法西斯匪徒們燒掉了。全燒光了……只有些爐灶还豎立着……”

他沉重地叹了口气，停了一会，他講述希特勒匪徒在退却时怎样无情地焚燒、搶劫和毀坏了这个富裕的村子……苏联部队是沿着铁路进攻——距离綠谷村很远。苏联部队阻止法西斯部队的退却——包圍和消灭它們。在通往城市的要道上展开了特別激烈的战斗。大炮的轟鳴声从好多公里外傳到綠谷村。村民們害怕地傾听着低沉的炮声，他們满怀希望地認為战争的破坏

力就要过去了，但是他們的希望落了空。在一个阴晦的早晨，希特勒匪徒坐着汽車和摩托車闖进村子，搶劫和燒毀了它。

涅达柴特又从那一直拿在手里的烟盒中取出一撮烟，声調沉痛地补充說：

“全燒光了……一切的財產都完啦……”

白拉宁的黑眉毛在鼻梁处紧聚在一起了。現在他的两手用力划着桨，小船急速地向前飞去。

涅达柴特繼續講述着，他从英勇地經受过巨大痛苦的同村人那里听来的事情。这事发生在深秋。在严寒中，德寇把人們——老老小小——都赶到牧場上，炸毀河上的桥梁，把財物裝到汽車上，并点火燒着了房子。敌人在村子里的街道上一直橫行到早晨，在熊熊的火光中狂欢作乐。以后，当大火熄灭而房基上剩下一堆堆燒焦的瓦砾时，他們坐上摩托車逃走了。

“人們在哪里过冬呢？”白拉宁想了想問。

“在其他村子里。也有些人立刻在牧場上象土撥鼠似的掘了地洞，但这样的是少数。幸亏有村苏維埃——謝謝它！是它把所有的人都安置在邻村里。就这样将将就就地过去了。而以后大家回来，在牧場上搭起草房，掘了些土窖。就象茨岡人似的露宿……”

河流轉向左方，現在小船迎着太阳划去。在被船分开的浪花滾滾的斜流中，太阳发出了霓虹的灿烂光彩。

“那么去年种了点什么嗎？”白拉宁問。

“种了……”涅达柴特說，“谷，蕎麥……冬天种了点麦子……邻近农庄的情况还不坏……”

从外表看来白拉宁是鎮靜的，但涅达柴特的話却象重載一样压在他的心上，亲爱村庄的不幸，使他疼彻心肺。

“工作怎么样？人們想作什么呢？……”

“等春天是不能等的，工作得用全力去作，不过得有个好領導人。”

“現在主席是誰？”

“暫時是柴林基·托尔庫諾夫，”涅达柴特說，“記得嗎？就是从村边数第三座房子。現在，人們都在談論你呢……”

白拉宁听着老头的話，他很早就想問一問親人們的情況。他們怎么样？都活着嗎？都好嗎？……但是他沒有提這些問題。有一種東西在阻礙他。可能，這是一種預感。也許他們發生了什麼不好的事吧？也許是因此涅达柴特才一直不談他們？……最後，阿尔賽忍不住了，於是鼓着勇氣，低聲說：

“喂，我家里怎么样？媽媽，妹妹，她們怎么样？你為什麼不談她們哪？”

涅达柴特就象出其不意地被人捉住了一樣，他如坐針氈地不安起來，咳嗽着，不時地眨眨眼睛，又打開了烟盒。

“謝謝老天爺，你媽媽還活着，還健康，”他把眼光避向一邊說，“瘦了，當然，也老了。本來嘛，五年戰爭，這可不是开玩笑！她苦够了……嗯，感謝上帝，她還健旺。”他望了望白拉宁的臉，又把目光轉開。“基宏來信了，在指揮炮兵，成了個少尉。想來是獲得勛章了。”

“他在哪里？”

“在德國。在柏林市郊的一個什麼地方。”老头子把胡須握在手心里揪着，繼續說：“但是，你的哥哥馬克西姆可沒有音信了。”

“這我知道，”白拉宁陰郁地皺了皺眉毛，“這還是在戰爭一開始的時候。”

“他是一个严肃、正直的人。我想，他一定是战死的……”涅达柴特捂着嘴咳嗽了一声。“馬克西姆的妻子杜妮莎和你母亲在一起过活，如果不是她，你媽媽一个人就更不好过了。”

“一个人？”白拉宁吃惊了，“那么姑娘呢？”

涅达柴特望着白拉宁的眼睛，沉重地叹了口气……他不想說这件事，但他不得不說……在法西斯匪徒們破坏和焚燒綠谷村的那一夜，他們把所有的女人都赶到农場上，从她們里面挑选了十个最漂亮、最好的姑娘。他們命令这十个姑娘坐車到德国去，但是年青的女庄員們拒絕离开亲爱的乡土。她們中間第一个表示拒絕的是姑娘……”涅达柴特說了半句話就不再講述下去了……。

“以后怎么了？”白拉宁全身湊向前去，“以后怎么了，伊凡·伊凡尼奇？”

“以后？……”涅达柴特用視而不見的眼睛长久地望着前面，“以后，阿尔賽·瓦西里奇，那是很可怕的……”

“希特勒匪徒痛打姑娘們，但是折磨摧毀不了她們的精神。那时法西斯匪徒就把这些无罪的人关在俱乐部里，在俱乐部四周澆上汽油，然后点起了火。庄員們从火焰环抱的窗中看到了姑娘，她伸着两只手，好象要最后一次拥抱他們……。”

白拉宁慢慢地划着桨。妹妹姑娘，象活着似的站在他眼前。他看到她那細弱的手臂，瘦瘦的肩膀，滿噙眼泪的大眼睛……她必須留在村子里：这是党区委会的命令。这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从那时起白拉宁沒来过家，既沒見過妹妹，也沒見過母亲。在游击队中生活的整个时期，他只有一次，从游击队偵察員那里得到过妹妹的一个紙条。姑娘写道：生活很困难，随时都有死的危險，但是他們忘不了說俄國話，甚至有时还唱歌。白拉宁明白

這些話是什麼意思，所以他很替她和母親耽心。

白拉寧問涅達柴特，和姑娘一同犧牲的姑娘還有誰。老头子說出了她們的名字。白拉寧清楚地記起了她們，現在她們一個跟一個地浮現在他的腦子里……

他們好久默不作聲地漂去。河中的小島和去年的白色蒲草叢從船邊掠過，快活的小溪閃閃發光，它把田地里的春泥水帶進了河中。在寂靜的高高的天上，鶴群斜排着飛向北方。透明的空氣中清楚地響着它們的響亮的鳴聲。

但是河陡然向右轉去，在眼前展開一片雜亂無章的、蓋滿了房屋的牧場。

“阿爾賽·瓦西里奇！”涅達柴特小心地把手放在白拉寧的肩上，“下船吧！……”

白拉寧抬起頭。在河岸上，他看到一個很大的露宿地，露宿地上籠罩着篝火의淡藍色煙霧。他的目光落到右方，在那里，在白山山麓附近的白楊樹後面，曾經是他的村莊。白拉寧向那里望着，懷着一種模糊的希望，等待着樹林中就要閃現出房屋的白牆或是灰色的蘆葦房頂來，而風就要從河岸上傳來狗吠聲和牛糞煙的苦味。但是，現在那里是一片沉悶的寂靜，在光禿禿的樹林中是暗黑的廢墟。

二

伊凡·伊凡諾維奇·涅達柴特，從阿爾賽·白拉寧小時就認識他。阿爾賽的哥哥馬克西姆，是他帶到教堂里受的洗禮，按照平常的習慣他是馬克西姆的教父。但是涅達柴特和白拉寧家並無友好的來往。阿爾賽的父親是一個任性的人，有一次他無